



垫脚石

□向军

寨子的光阴，大半浸在老水井的水汽里。那口井藏在老家旧院后的稻田一隅，像大地睁开的一只温润眼眸，只要不遇连月干旱，便源源不断涌出清冽甘泉，滋养着寨里十几户人家的烟火日常。可一到雨季，约半丈深的井水便会溢出井口，将外侧的土路泡得酥软。挑水人的脚步反复踩踏，泥泞便成了这里永恒的底色，深一脚浅一脚的踉跄，成了家家户户共有的烦恼。偶尔有人撒些沙石应急，不出几日便被泥水裹挟着沉下去，路又变回最初的难行模样。

我对二哥的亲昵，便是从水井外的几块垫脚石开始的。

二哥是二伯家的堂哥，他家在高出水井两个土台的柿子坪，取水要走一段之字形斜坡。那坡没有梯坎，雨天湿滑得像抹了层桐油。二伯带着二伯娘在邻镇工作，家里常只剩二哥和大公相依为命。大公因旧伤只剩一只眼能视物，年迈的身躯佝偻如弓，每次提半桶水回家，都要在坡上歇三四回，喘得像扯风箱。二哥上初中后，便把家务揽了大半，每周放学回来，先劈一大堆柴，再把水缸挑得满满当当。

那日我约二哥赶场，五天一集的热闹，是我们这些山里孩子最期盼的念想。二哥却说要去县里参加田径比赛，得两周才回来，他放心不下大公，想先把取水的斜坡修整。我虽有些不情愿，但还是跟在了他身后。他挥着锄头在坡上挖出十几个均匀的小坑，把湿黏的泥土装进竹筐，我们一前一后抬着往旁边的竹丛倒，再从竹下捡来大小合适的石块填进去，用脚反复踩实，铺成一级级平整的梯步。

修完梯步，二哥望着井口外那片汪着水的泥泞，忽然说：“要不，赶场先不去了，把这段路也弄平吧。”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赶场的兴奋劲儿被浇得透凉。二哥许是看出了我的失落，声音放得很轻：“你先去，我弄完就来追你。”说完便拿起锄头，先刨开路边淤塞的排水沟，让积水顺着沟道流走，再把路面的稀泥一锄锄掏进沟里。我犹豫了半晌，终究还是硬着头皮往场镇的

方向走了。

热闹的集市，那天于我而言却失了往日的滋味。我忍不住回头望向寨子的方向，心里空落落的，满是不安。我总想着，二哥一个人扛石板会不会累？他不会埋怨我，疏远我？

没待多久，我便匆匆往回赶。

远远地，就看见老水井旁多了几片规整的青色。走近了才看清，二哥从寨子后面的林子里扛来了几块平整的青石板，在泥泞最深处铺成了几步垫脚石，间距掐得恰到好处。他正半蹲着用小石子填补石板间的缝隙，额角的汗珠一颗颗滚下来，滴落在泥里，晕开小小的湿痕。

从那以后，无论是斜坡上的梯步，还是井口的垫脚石，都让取水的路变得安稳妥帖。寨里邻居路过时，总会夸赞二哥：“这孩子心肠好，做事有分寸。”听着这些，我心里的羞愧与对二哥的好感交织在一起，愈发觉得他身上有股让人信服的力量。

二哥是家族同辈里兄弟中最出挑的，眉眼周正，身姿挺拔，初中时便是田径场上的佼佼者，长跑、跳高，都是校园里最亮眼的风景。大家都以为他会走出一条光鲜的路，可升学时，他没能考上心仪的师范。想去当兵，又被二伯强行阻止，从军梦碎的那段日子，我看见他常在柿子树下一坐就是一下午。十九岁那年，在二伯的安排下，他稀里糊涂地成了家。后来，他几经辗转，最终成了铁路上接送维修工人的汽车司机。某次相聚，他望着窗外掠过的铁轨笑着说：“我这辈子的命，其实在老水井铺垫脚石那天就注定了，总跟路打交道。”

他说是路，可于我而言，他便是我人生路上最坚实的那块垫脚石。他总跟我说：“做人做事，多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成就别人，最终也会成就自己。”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却把这句话像刻字一样深深记在了心里。

上高中后，我深知考大学希望渺



茫，便一门心思想参军。可命运捉弄人，连续两年，我体检、政审都合格，最终却都被别人挤掉了名额。到了高三，是我最后的机会，我总怕希望再次落空。二哥看出了我的焦虑，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次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有哥在。”从报名到乡上的初检，再到县里的复检，直至最后拿到入伍通知书，二哥全程陪着我，帮我打点琐事，给我鼓劲、加油……那些日子，他的陪伴像一束暖光，一点点驱散了我心里的迷茫与惶恐。

入伍那天，二哥把我送到场口的车上。汽车即将启动时，我们相对无言，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头。汽笛响起时，二哥的手还搭在我肩上，掌心的老茧蹭着我崭新的军装，糙糙的，却带着让人安心的温度。他张了张嘴，喉结上下滚了两滚，最终只轻轻拍了拍我的背。我盯着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想说“二哥，谢谢你”，话到嘴边，却被风吹了回去，眼眶倏地就热了。最后，二哥只说了一句：“好好干，只要当好垫脚石，总会有出头日。”车子缓缓开动，我望着二哥越来越小的身影，忽然读懂了他话里的深意。

二哥铺在老水井路上的，从来不只是几块冰冷的石头。

那些石头里，藏着他对大公的孝

心，藏着对回奉节老家的路上，车窗外是连绵的青山与薄雾。手机忽然震动，传来幺婶去世的消息。那一刻，窗外的风仿佛静默了，心头被一阵熟悉、却始终无法习惯的悲伤笼罩。

在我们王家这个大家族里，子侄辈都亲切地称呼她“幺婶”。这称呼里没有距离，只有说不尽的亲昵与信赖。她不只是长辈，更像一处温暖的驿站，无论走多远，回头总能看到她立在故乡的风里，微笑着。

关于幺婶，我的记忆总是清晰得如同昨日的溪水。这不仅因为父辈的厚谊，更因她那份独特的聪慧——我们家乡话称之为“雀才”。那不是书卷里的学问，是生活熬煮出的灵气，是泥土里长出的诗。

幺婶的大儿子比我稍长，是我儿时崇拜的“首领”。我常做他的小跟班，在田野山间奔跑，直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这时，幺婶的声音便会从炊烟升起处传来：“莫跑了，吃饭咯！”我便顺理成章地留下，把那里当作第二个家。

鹅卵石

□陈亚强

冬日的河床
鹅卵石挤了出来
她们聚在一起
讨论着奔波的奇遇

在时光上摇晃秋千
太阳为她们清点银锭

她们要凑足银两
买下一场雨季
做一床暖心的被子

有一颗面对我
笑出了声
她把我当成归来的兄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乡邻的善意，藏着他人处世的准则。而他于我，便是那块最安稳、最可靠的垫脚石，用他的经历与陪伴，托着我跨过迷茫的沟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世间的垫脚石大抵都是如此，有的是有形的砖石，铺在脚下，让人走得安稳。有的是无形的善意与支撑，放在心里，让人活得踏实。它们或许不张扬，没有耀眼的光芒，却在岁月里默默坚守，帮我们走过泥泞坎坷，走向更远的地方。而那些曾为别人铺路的人，也终将属于自己的人生路上，遇见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光亮。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

送别幺婶

□王小平

她总把腌得油亮的腊肉、煎得金黄的土豆饼夹到我碗里，眼神慈祥：“正长身体，多吃点。”在她身边，我从未感到自己是客人。

幺婶生得文静秀气，个子不高，皮肤白皙，说话做事总透着一种妥帖的得体。但最让人叹服的，是她的“雀才”。她生于20世纪40年代，家境清寒，未曾进过学堂，却有一副天生的好记性与玲珑心。她不识字，学唱词全靠耳听心记。为学《梁山伯与祝英台》，她拿着别人的手抄本，一个字一个字去请教认字的人，硬是把数千字的唱词刻进了心里。夏夜纳凉，冬夜围炉，她婉转的歌声一响，《水浒》的豪气、《三国》的智谋、《杨家将》的忠烈，便都活了过来，点亮了我们无数个贫瘠却丰盈的夜晚。

她的才情更是鲜活的。见人见事，随口就能编一段《四言八句》，既贴切又诙谐。我至今记得她给村里老骗匠编的段子：“某骗匠来某骗匠，脸上又黑又放光，背上背的保健箱，手里拄的文明棒……”短短几句，人物情态跃然眼前，引来满堂欢笑，那老骗匠自己也笑得直抹眼泪。她的语言，是乡间生活最生动的注脚。

在村里，幺婶是个有分量的“明白人”。邻里夫妻争执、婆媳不和等，都爱找她说道。她不多言大道理，只是静静地听，然后轻声细语地分析，句句点在人心最软处。她的老姐妹们戏称她为“我们的元帅”，有她在，人心就踏实。

她这一生，像一棵坚韧的草，在风雨里挺着，阳光下笑着。年轻时拉扯几个孩子，日子再难，也没听她叹过一声苦。后来孩子成家，该享清福了，腿脚却又不便。可每次见她，她总是收拾得清清爽爽，眼里有光，跟你讲最近听来的新鲜事，或是又想起了某段老戏文。她用八十四年的光阴，把苦难嚼碎了，化成故事与歌声，滋润了自己，也温暖了旁人。

如今，幺婶走了。我的世界里，一个可以随时推门而入、喊一声“幺婶我回来啦”的港湾，永远地消失了。

但我知道，她从未真正离开。当我想起那些夏夜的故事，当乡亲们复述她编的趣事，当她种的栀子花在地坝边再次飘香——幺婶就在那里。她活在故事的余音里，活在世代相传的“雀才”中，活在这片她深爱过的土地的记忆深处。

车继续向着奉节开去。这一次，我不是归人，是送行者。幺婶，一路走好。您的故事，我们会接着讲下去。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年前(组诗)

□止戈

刨猪汤

柴火在灶膛缀着暗红的穗
铁锅熬化骨头
漾出乳白的浪
猪血静卧陶碗
凝成一痕薄暮——

所有未拆封的旧信
都这样，沉进时光

那时，霜气总在刀锋上消融
人声裹着蒸汽
漫过青石院墙
井水记得每块酥肉的纹路
皱纹里，火星静静
数着沧桑

如今铁钩空悬
咬着褪色的屋檐
石磨倚墙，与荒草共眠
多年以前，冰凌垂着
替没说出口的话
凝住晶莹

总有穿过三十年的雨水月光
固执地
挤进高楼的缝隙
任水泥磨平千万个模糊的姓名
那缕香，却在喉间
忽然长出
春天的根须

熏腊肉

一捆柏枝还凝着霜
柴烟爬上老屋的脊椎
熏成暗红璎珞的
是日渐风干的年岁

母亲俯身拨弄柴火
皱纹里游着一缕香
那手势缓慢如拓印——
将暮色拓进腊月的碎

肉味淡成细瘦的线时
往事便开始飘浮
梁木渗出油星
雪片悬在窗角
整座旧厨房微微颤动
像被时间含住的琥珀

最沉的念想
总是最轻的
当暮色收走最后一缕烟
我们便成了
烟里互相找寻的
那两粒细尘

推汤圆

石磨在墙角卧成一弯月亮
糯米的甜
在齿间轻轻回响
水汽漫过窗棂时
蓝布围裙
兜住了整座腊月的风霜

我们推着石磨
一圈又一圈
仿佛把天上的星辰
都碾作皎洁的河床
直到掌心的纹路里
浸满了糯白的清光

后来，冰冷的铁器
吐出千篇一律的圆满
石臼在墙角
盛满了空荡荡的雪光
所有未寄出的思念，都写在
那封，未曾封口的信上

“慢些走啊……”
当沸水翻涌起旧时的月光
在锅中沉浮的
是人间
那未能抵达的团圆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能懂的诗

